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困學紀聞

(二)

王應麟撰

翁元圻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困學紀聞

(二)

王應麟撰
翁元圻注

國學基本叢書

翁注困學紀聞卷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周易字數

乾惕震恐

脩辭立誠
上下繫終
以月幾望
文辭今古
異稱

易

〔元圻案〕宋鄭晥老曰：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易十卷，經註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元圻案〕震以恐致福，乃宋張魏公紫巖易傳語。見泰九三象辭。唐開元初，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云云。其知易者乎。

脩辭立其誠，脩其內則爲誠，脩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

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三箋〕〔全云〕易以辭爲重，語意微有病。○〔元圻案〕〔宋呂成公東萊

易說曰〕辭之所發，貴乎誠敬。脩於外而不信於內，此乃巧言令色。〔宋朱氏震漢上易傳曰〕上繫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繫終於六辭，語默一也。〔朱子答董豐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旨，則猶恐此事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詩賦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厚齋今文古辭之語，似與朱子意未合。〔魏鶴山師友雅言〕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豈詞章之謂哉。厚齋語實本於溫公。

易防未然履霜堅冰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

【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夫。明亂生於

邵子言剝復姤夫

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姤而不夫者也。防乎其防。邦家之光。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司馬溫公易說曰】履霜堅冰。君子攘惡於未芽。杜禍於未萌。【楊龜山易說曰】月遯日以爲明者也。望則與日敵。故

幾望則不可過。

潛龍不見括囊无咎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元圻案】三國志魏管寧傳注。傅子曰。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又杜襲傳】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呂成公史說曰】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邴原於干戈攘攘之區。乃一一欲以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無相得之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無一毫露出。若有分毫露出。只是招怨。

貞固爲元之本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原注】見韓非解老。可以發明貞固之

潛龍閉關
義堅冰女
壯義乾坤
爲大父母
母復小父

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
句讀
以陰陽言
日夕

說。〔元圻案〕宋真西山大學衍義曰：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四庫全書目録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其注不知何人作。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卽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卽女壯之戒。

〔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乾初九注〕

干寶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又坤初六注，干寶曰：陰在初六五月之時，自姤來也。宋沈括夢溪筆談曰：江南人鄭夫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邵子八卦正位圖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姤復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

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

〔案〕〔人間訓云〕：今霜而樹穀，冰泮而

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易曰：潛龍勿用云云。

以陰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

〔閻按〕君子終日乾乾爲句，夕惕若爲句，厲无咎爲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誤讀厲

聯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何云〕以惕爲息，最爲淺陋，先儒所以不之取，去辭人說經，徒欲誇多鬪靡耳。〔全云〕據首條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亦非以惕爲息者，特有取其陰陽日夕之說耳。〔又云〕漢人皆以厲字連上，無異讀者。如張竦、班固、張衡文，不一而足，是必田何以來。句法如此，不止淮南也。但朱子更定於義爲協。〔方樸山云〕書有怵惕惟厲之句，從厲字絕，亦有說。○〔元圻案〕〔王弼注曰〕：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孔穎達正義曰〕：夕惕者

謂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爲語辭諸儒並以若爲如似有厲是實無厲也理恐未然蓋唐人已疑之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漢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

亢龍潛龍

勿用義賈
干不同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

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

容經

云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

出故易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

案下文云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全云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

急而奪之位是其進不以正也居位無所建白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自全未久即歸相印耳夷考澤之生平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然於蘇張則已黠於黃老則尙粗又云賈生潛龍入而不能出之說非也潛蓋其時爲之○元圻案史記蔡澤列傳澤說范雎引易曰亢龍有悔云云應侯因謝病免相昭王新悅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新書十卷漢賈誼撰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定爲五十八篇深寧通鑑答問曰范雎鑒於穰侯主眷既衰亟思變計蔡澤倨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翻然謝事棄富貴如脫屣也澤也激辭譎說攘相印而得之然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爲唯謀也澤克踐其言纔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飯負而踰蝸升而枯彼蒞家覆餗者曾二蟲之無知張華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觀此則深寧非竟許蔡澤以知易

進退存亡
得喪互伏

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一。崔憬曰。君子韜光待時。故曰勿用。干寶曰。此文王在芟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故全氏以賈生之言為非。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案】見外傳計倪篇。陸宣公收復河中後請罷兵狀。

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下文云】故晉勝鄆陵。范變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其語本此。【元圻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

【陳氏書錄解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後人又附益之者。予按篇末敘。則草創越絕者。為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田藝衡留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絕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君高。殆即平字。所謂越絕錄。殆即此書歟。【唐房元齡諫征遼東表】全用進有退之義三語。見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紫巖易傳曰】進有退之道。存有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唐書陸贄傳】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貞元八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班宏判度支。卒官。帝用裴延齡。贄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諡曰宣。

坤六五象
羿莽媧武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羿莽媧武非常之變。干寶之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

千寶說坤

官總己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

尤於四海。

〔案〕千寶說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坤六五爻注。

愚謂此說為長。

〔元圻案〕伊川易傳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

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宋邵博聞見後錄曰〕女媧不見於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變也。〔周密曰〕伊川不滿宣仁。故云爾。毛伯玉易傳非之曰。臣子於君父。皆陰也。羿莽是已。何必以女媧武氏當之。〔晉書千寶傳〕千寶字令升。新蔡人。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朱竹垞經義攷〕千寶周易注隋志十卷。佚。今止存一卷。鹽邑志林載之。

屯利建侯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

郡縣之失也。

〔何云〕晉室八王樹兵。非不封建也。終收琅邪渡江之效。則失中有得。〔全云〕封建兼有得失。郡縣亦然。如唐以藩鎮而亡。宋以削除藩鎮而亦亡也。典午封建之初。原無先王之規制。致其後日尋干戈。而

平吳以來。遂盡削郡縣武備。則天子之勢反弱。此於封建郡縣。直兩失之。何說謬。○〔元圻案〕皇甫謐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帝嚳以上。世掌射正。封於鋤。及夏之衰。自鋤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邱。依同姓諸侯。斟尋羿不脩民事。而信寒浞。浞殺羿。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稟及磴。使稟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哀公二年左傳〕后緡方娠。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娶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之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二相輔之。諸侯復宗周。〔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

履分嚴咸
情通

否泰以下
濟為義

陰陽浸勝
剛浸而長
臨將泰遯
將否

之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竹書紀年。厲王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馬氏釋史曰。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亦指此也。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可孰是。賈誼過秦論。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一夫作難。而七廟隳。史記陳涉世家。勝雖已死。其所置遺王侯將相竟亡秦。晉書載記。前趙劉淵匈奴。後趙石勒羯。前燕慕容皝鮮卑。前秦苻洪氏。後秦姚萇羌。為五胡。漢書地理志。秦以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之

三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

元圻案。宋樓氏鑰攻媿集二十五論通下情疏曰。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為光明。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為

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宋何坦西疇常言曰。分嚴則尊卑貴賤不逾。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按此勝字。與吉凶者。貞勝者也。勝字同義。

愚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

也。自臨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元圻案。朱子語類。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的道理。陰符經說天

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好。天地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陰符經一卷。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注。又考異一卷。朱子撰。陰符經出於唐李筌。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定為筌所偽託。朱子亦以為然。〔宋李氏椿為吏部侍郎。上書孝宗曰〕臨剛浸而長。將泰之時也。遜小浸而長。將否之時也。不言柔不與其長也。

否姤繫柔繫棍

繫于苞桑。三柔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棍。一柔方進而止之也。〔元圻案〕否三陰在下。姤一陰初生。〔否九五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

故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於泰。猶未離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姤初六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棍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棍。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陽剛真正之道吉也。

初筮原筮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從之曰原筮。〔元圻案〕〔宋游氏醉易說〕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

再思以有擇。

童蒙童觀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元圻案〕〔周易集解蒙象辭注〕虞翻曰。童蒙謂五。〔又六五爻辭

注〕虞翻曰。艮為童蒙。處貴承上。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觀初六象辭王弼注〕失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瞻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為之。无可咎責。君子為之。鄙吝之道。〔楊龜山易說〕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

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程傳觀初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穉然故曰童觀。

孚嘉孚剝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元圻案〕

〔漢書楚

元王傳〕劉更生上封事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

鳴謙鳴豫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元圻案〕

哀公五年左傳

鳴豫者歟。〔元圻案〕謙六二程傳：二以柔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又豫初六

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呂東萊易說曰〕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又曰〕鳴豫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輕淺兩字最好。〔楊誠齋易傳豫初六傳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類復類巽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

三：剛而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元圻案〕宋藍田呂氏曰：復之六三，陷衆陰之中，而未遠於陽，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類復巽之九三，以陽居陽，主於高亢，而為

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卑巽。故至於頻巽。

月幾望三占不同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

【案】御纂周易折中引此條。作陰疑陽也。諸本作亢者。誤。幾望尚不至於亢也。

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

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

【元折案】小畜上九程傳。月望則與

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不巳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歸妹六五傳曰】六五居尊。下應於二。中孚六四。朱子本義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巳匹。四乃絕之。而上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同人隨言出門

同人之初。日出門。隨之初。日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元折案】晉羊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其知出門之義乎。

冥豫冥升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元折案】豫上六程傳。耽肆於豫。昏迷而不知反。

故冥豫以成。苟能有渝。則無可咎。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不言豫之凶。專言渝之无咎。又升上六。傳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真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

大蹇朋來。渙其羣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偽朋也。

【原注】泰言朋。否言羣。○【元折案】歐陽公朋黨論曰。小人之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

復解豫言
朋

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密雲不雨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旣雨者。陽之極爲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爲陽也。〔原注〕

畜極則通。過極則亢。○〔元

圻案〕原注乃王弼注語。

甘節甘臨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案〕慎作謹。避孝宗諱。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是用談。〔小雅〕故甘臨无攸利。〔元圻案〕

巧言。

〔宋耿氏

南仲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爲甘。則

吉。臨之六三。以不正爲甘。則无攸利。

舍車而徒
自求口實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元圻案〕賁初九象傳郭氏雍曰〕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頤象傳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朱子語類曰〕只是說君子之所養。

養浩然之氣模樣。

碩果不食
證史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

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

〔闕按〕召平有三。此必指爲蕭相國客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下。浮

邱伯上。宜增高堂生。高堂生。亦秦之博士。〔全云〕東郭先生。梁石君蓋公。齊士也。甘公。楚士也。孔甲。田何。毛亨。高堂生。顏芝。皆秦人。而張蒼嘗仕秦。又云。此深寧有感於身世之言。據袁清容集。言深寧當元初。嘗爲俗吏。所窘。其時甬上故公。相家子弟。皆不免於折辱。惟杜門用晦而已。久之。始有稍稍致敬於深寧者。會修學宮。求深寧作記。然深寧杜門如故也。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言雖壯而心則痛。攷深寧序桃源世譜。已有此數語。○〔元圻案〕〔史記蕭相國世家〕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目爲名也。〔漢書高帝紀〕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目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史記留侯世家〕上從擊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人者。四人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遊乎。〔後漢書鄭康成傳〕南山四皓注。鬚眉皓白。故言皓。〔史記叔孫通列傳〕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者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險守國
禮史

思患豫防
禮史

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又儒林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齎錯往受之。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索隱。紀年云。字子賤。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史記。萬石列傳。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皆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實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閻云。召平有三。一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爲齊相。一見項羽本紀。廣陵人。爲陳王徇廣陵。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下陽舉而號亡。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虎牢城而鄭懼。

襄公二十九年。

西河失而魏蹙。大岷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

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顛。柄臣掬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

而豫防之。

全云。姜維守漢樂諸城。而魏得平行入蜀。梁武帝不守采石。而臺城坐困。周德威失榆關。而契丹取營。平金人過獨松而笑宋之無備一也。元圻案。史記商君列傳。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

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晉書。載記。慕容超傳。劉裕帥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議拒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宜據大岷。使不得入。超不從。王師次東莞。超遣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岷。超懼。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東一穆陵關。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百有五里。大岷山上。一名破車岷。其左右有長城。書案二嶺峻狹。僅容一軌。故爲齊南天險。周宣王服犬戎。平淮夷。北伐玁狁。南征蠻荆。以成中興之功。其後敗

於姜氏之戎。料民太原。不納仲山甫之諫。於是河水。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諸篇。怨刺興矣。漢景帝時。蠶錯創削地之議。目致七國之叛。誅夷削奪。宗室日微。至武帝時。齊以有罪除。淮南衡山以謀反誅。觀中山靖王聞樂之對。知景武二帝之於一本。亦少恩矣。其後田蚡驕侈於元鼎之間。諸霍恣肆於元鳳之際。至王氏顯政。而漢祚中移。戚黨之禍烈焉。後漢和帝用鉤盾令鄭眾。誅竇憲。而宦豎始封侯。順帝以中黃門孫程等定策繼統。誅閹顯。而宦官侯者十九人。桓帝以中常侍單超等誅梁冀。而侯者五人。至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等。擅殺三公。張讓等。劫遷太后。漢遂以亡。唐代宗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僊。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李正己。皆結為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朋來朋亡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何云】兩朋字異義。○【元圻案】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二復欲朋來。慮其無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為泰。朋亡所

以保泰。蹇之朋亡。與復之朋同義。

陰陽闔闢

終則有始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而始也。

【元圻案】繫辭傳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蠱彖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此復

之所以次剝也。此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器象以卦命名

爾雅。小壘謂之坎。

釋器。

大琴謂之離。萬物之象。無非易也。

【闔按】又有響首謂之革。康謂之蠱。和樂謂之節。○【元圻案】闔注上二句釋器文。下一句釋

樂文

易文終始皆九

易言天行人事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

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元圻案】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道之必至者也。周公於泰之九三。易以艱貞扶陽抑陰。以天自處也。于食有

福。則天運

在我矣。

家人言物行恆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元圻案】「東萊易說曰」夫言之

無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行之無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暴露。

復初即乾元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乾為木果。在春為仁。【案】此仁為果中之仁。發生也。在

碩果生仁

冬為幹。歸根也。終而復始。

【元圻案】「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元董真卿周易會通】剝上九。載邱氏曰。果中有核。實也。核